

阅读

第614期

油条佬的棉袄

□ 肖复兴

牛家兄弟俩，长得都不随爹妈。牛大爷和牛大妈，都是胖子，他哥儿俩却很瘦削。尤其是哥儿俩上中学了，出落得更清秀。那时候，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妈，常拿他哥儿俩开玩笑，说：“你们不是你妈亲生的吧？”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，也不说话，就咯咯地笑。

牛大爷和牛大妈一辈子老实。他们在大院门前支一口大铁锅，每天早晨炸油条。牛家的油条，在我们那条街上是有名的，炸得松、软、脆、香、透——这五字诀，全靠牛大爷的看家本事：白矾如何放，是第一关；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；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。看似简单的油条，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。牛家哥儿俩，就是靠牛大爷和牛大妈炸油条赚的钱供出来的。

大牛上高一，小牛上初一。那时候，大牛高过小牛一头多，比小牛英俊，也知道美了，每天上学前照镜子，还用清水抹头发，让小分头光亮些。但是，他特别讨厌我们拿他和牛大妈作对比。他也不爱和牛大妈一起出门，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。好几次家长会通知单，他都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。

小牛和哥哥不太一样。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，星期天休息的时候，他还帮爹妈炸油条。不过，牛大爷嫌他炸油条的手艺糙，只让他收钱。而且，小牛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，因此在哥哥面前小牛有点儿低眉顺眼。于是，牛家也习惯了，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，小牛一放学就拿扫帚扫地干活儿。

大牛高三那年，小牛初三。两个人同时毕业，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，小牛考上了中专学校。两个人都住校，家里就剩下牛大爷和牛大妈，老两口接着炸油条，用沾满油渍的钞票，供他们读书。

小牛毕业后，在工厂工作，又住回家里。大牛毕业后，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，自己租房住，再也回不了家。没两年，大牛结婚了。结婚前，他回了趟家，跟爹妈要钱。要多少钱，牛大爷和牛大妈都给了他，但结婚的大喜日子，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，怕给他丢脸。

就是从这以后，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下坡路。没几年工夫，牛大爷先卧病在床，油条炸不成了。紧接着，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在地上，被送到医院抢救过来，落下半身瘫痪。家里两个病人，小牛不放心，只好请长假回家伺候。

大牛倒是回来看过爹妈，但主要目的还是要钱。牛大爷躺在床上不吭声，牛大妈气得扯过油脂麻花的破棉袄，说：“你看看这棉袄，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？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就不行了！”此后，大牛再也没进过这个家门。

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五六年，先后走了。牛大妈是后走的，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，连个对象都没找，心疼得很。但那时，她的病很重，已说不清话了。咽气前，牛大妈一直指着牛大爷那件破棉袄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
处理完老人的后事，小牛又开始处理爹妈的东西，看见那件破棉袄，又想起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。他拿起棉袄，抖了一下，里面哗哗响。他忍不住拆开棉袄——棉花中间竟然夹着一张张十元的票子。那时候，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。据大院里知情的街坊说，老爷子足给小牛留下两百多张大票子，也就是说有两千多元。那时候，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。

这之后，小牛离开了大院。谁也不知道他搬到了哪里。我再也见不到他们哥儿俩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往事突然复活，是因为最近听到张宇唱的一首歌，歌名叫《蛋佬的棉袄》。歌曲讲了一个蛋佬的故事。蛋佬年轻时，常嫌母亲唠叨。长大懂事后，他靠母亲给他的棉袄里藏着的金条作本，在外卖鸡蛋讨生活。他攒了钱回家，要让母亲“富贵终老”，母亲却已经去世了。“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，夜夜狂啸，成了午夜凄厉的调……他那件棉袄，四季都不肯脱掉。”歌唱得一往情深，让我鼻酸，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破棉袄。

（摘自2026年1月26日《阅读公社》）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立春到，戴朵花

□ 袁晓园

明日立春。春天从来不是“哗啦”一下子全倒给你的，它是一点一点住进来的。

立春一到，我就想起该戴花儿了。倒不是说天气立刻就暖了，日历翻过这一页，冬天才算肯挪步似的。风还是凉的，可你仔细感觉——那风里是不是藏着一点软绵绵的劲儿？像有人轻轻推你肩膀，跟你说：别窝着啦，时候差不多了。

古人对这个节气可认真了。皇上要带着文武百官去东郊迎春，扶犁祭祀，祈求好年成。民间也热闹，地方官敲着锣鼓沿街走，提醒大家该下地了。戏台子搭起来，咿咿呀呀唱着春戏，台下挤满了人。那种感觉，是整个天地都在缓缓睁开眼睛，人也跟着醒过来。

我最喜欢从前姑娘们在这天的模样。她们去郊外踏青，随手从路边、枝头掐一朵野花，就往鬓边簪。这叫“戴春”，花不名贵才好啊，带点露水的野花最灵动。她们盼的，大概就是借这股新鲜气儿，让自己也鲜活起来。可惜鲜花留不住，上午精神下午就蔫了。咱们老祖宗真有办法——用蚕丝做成假花，就是“绒花”。这主意妙：花永不凋谢，好运就像能一直跟着；名字又谐音“荣华”，谁听了不高兴？

在扬州这样的地方，这老习惯还有人记得。我曾在东关街看见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奶奶，坐在自家店门口做绒花。手指一动一动的，特别稳。江南的绒花也像江南的春天——颜色淡雅，粉是浅粉，绿是嫩绿，形状秀气，不张扬。

但做一朵绒花可真费功夫。我瞧过全过程：蚕丝要染要晾，再用小刷子一点点刷出茸茸的质感。最关键的是拗造型——细铜丝做骨，丝绒一点点缠上去，捏出花瓣的弧度。一片花瓣就得反复调整，快了不行，慢了不行。做花的老师傅说：“这东西急不得，手一紧，花就死了。”真是这样，全靠慢工出细活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每朵花才有了自己的脾气：绒茸茸的像是会呼吸，颜色过渡也自然，枝条的弯曲总有几分随意。机器做的花太整齐了，反倒少了那股活气儿。

立春的“立”，总让人觉得该做点什么。倒不是非要干大事，就是觉得该动了。冬天容易让人缩手缩脚，春天一来，好像心里也松快些。像地里那些悄悄钻出来的草芽，我们自己心里是不是也能冒出点新念头？戴朵花，不管是绒花还是鲜花，不光是图好看，更像是给自己打个气——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愿日子像春天一样，慢慢亮起来，暖起来。

今年，我在窗台的玻璃瓶里插了几枝连翘。才两天，金黄的小花苞就一朵接一朵开了，看着心里就敞亮。其实形式真的不重要——在头上簪一朵，在桌上摆一枝，甚至只是在心里惦记着春天来了，都好。春天从来不是“哗啦”一下子全倒给你的，它是在你注意到风变软了、愿意推开窗的那一刻，一点一点住进来的。

看看窗外，枝头上是不是已经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了？咱们也站起来，推开窗，伸个懒腰，把春天接进来吧。

（摘自2026年2月4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牛马对话

□ 尹翔宇

在马年来时，小牛来到小马家，语气中满是羡慕：“人们总赞美你们马，说‘千里马’‘马到成功’‘龙马精神’‘策马奔腾’……多威风啊！”小牛低下头，接着说：“可提到我们牛呢，就是‘笨牛’‘犏牛’‘吹牛皮’‘钻牛角尖’，听着真不好受。”

小马听了，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。这时，老马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小马：“孩子，别只顾着高兴。”又转身对小牛说：“你也不必难过。人们的说法，常常只讲了一面。”“对我们牛，也有‘马大哈’‘拍马屁’‘害群之马’这样的贬语。”老马温和地说，“而对牛呢，其实也有很多褒义词，比如‘老黄牛’‘孺子牛’‘牛气冲天’，还有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。”

小牛和小马听了，都陷入沉思。最后，老马望着两个孩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无论是牛是马，别人怎么说，不必太放在心上。重要的是脚踏实地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——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评价。”

（摘自2026年2月11日《今晚报》）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雪落天梯山

□ 许实

雪落就落下来了，簌簌的，在白天或者夜晚悄无声息。雪落下，是愉快的时刻，让光秃秃的树木，枯黄的草棵和软得一颗露珠能压弯身体的人心灵蓬勃，让秋叶飞散的树木、褪尽生命绿色的草根、满眼土苍苍的人的心里有了呼啸的风掠过，吹开旧年生活中的色彩和记忆。

洋洋洒洒的雪花从阴沉的天空飘落，如翻腾的快乐从我心里生出，这种感觉来自一次远行，追寻藏在心中的一个梦想，一个遥远的王，是东晋十六国时期，割据河西走廊的北凉王沮渠蒙逊。他在武威天梯山开凿了石窟，相关书上说石窟里有他本人的石像，为一睹他的威武英气，为实现这个小小梦想，我从河西走廊西端跑到东端的天梯山，冬天的河西走廊是寒冷的。我出门的这天下了雪，车在连霍高速公路上奔驰，飞扬的雪花使前路茫茫，没有方向的奔跑让我担心，100码的车速让我手心出汗。迷茫里，看见祁连山像高大的白蘑菇从大地上长出来，而且吐出白雾，寒森森的。直到山丹地界我们才穿出雪花的困厄，一下子，眼前清明让人有些战栗。明长城和汉长城像两道墨线深深地嵌在雪地里，那么耀眼，远处的村庄和树木潮润润的，祁连山一个个山峰披着白雪那么静谧和妖娆，有火车在白雪上飞奔，有草木在白雪下醒着。

在我们进入天梯山时，这里竟也是大雪纷飞，眼前的山消失了，草木消失了，一切一片混沌，我们谁也不说话，世界如此沉静，大雪中的我也仿佛消失了，只有跳动的心和湿润的皮肤感知着冰凉和寂静。只有清幽的肺叶呼吸着这自由的空气和清冷的风，只有柔软的头发放落雪花然后结成冰化成水淌满脸颊。在通往石窟的栈道上，我只看到一小片绿幽幽的水，像宝石，雪花如飞蛾纷纷扑进去一去不返，几道铁索把我和水隔开，落满白雪的铁索让我心里生出寒气，落满白雪的草木绒绒的，让我心里生出温暖。

我是隔着雪花看见那尊大佛的，它诞生在1600多年前，面带微笑，目光慈祥深情，表情庄严又肃穆。我的内心不禁一颤，至于震撼什么一时竟说不清楚，看着它沙岩质地、轮廓分明、曲线流畅的躯体和宽厚、妩媚又纯真的气质，似有生命的芬芳流出，似有岁月的遭逢跃动。此时，寂静在我们之间穿梭，雪花在我们之间静悄悄地飞扬。其实，这种静悄悄已经进行了千余年，那个缔造它的沮渠蒙逊也在我们之间穿梭了无数个世纪，漫长的岁月里它沐浴着风雨、阳光和月光，经历着苍凉和曲折。

蒙逊是大月氏的后裔，先祖曾经称雄河西走廊，然而好斗的匈奴人把大月氏人赶到了中亚，但是那些身体羸弱的妇孺、儿童无法长途跋涉，还是留下吧。自此张掖地区成了他们最暖的地方，不管历史称呼他们“卢水胡人”还是“羌胡小月氏”，是黑水流域养育了他们，沮渠蒙逊就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混血儿，建立了北凉政权，开凿了天梯山石窟。此刻，我忽然想到几个词语，亘古、永生、死亡和苟且、卑微、意义，这些像纷飞雪花让我看不清，这些被风雪隔着的虚无和真实像石子击打着我的心灵。

天梯山静静地，雪落下，静静地，像阳光落下，轻轻地撒在我身上。

（刊于2023年12月14日《文学报》）

泰山上的石刻

□ 陈丽伟

三上泰山，都在金秋。登高远眺，层林尽染。那满山遍野滚荡起伏、饱经岁月风霜洗礼的泰山石，或硕大雄壮，或精巧圆润，组成了附着在泰山钢铁骨骼上的肌肉群。拾级而上，逡巡穿梭，在阴阴古木下，与泰山盘桓相伴，我竟然发现——泰山，浑身刻满了字。

从山脚到山顶，泰山的刻字随处可见、比比皆是。从李斯的泰山刻石，到唐玄宗的《纪泰山铭》，从“登高必自”到“五岳独尊”，从历代官员的偕友登临到个别游客的“到此一游”，从店小二李和谦的“鼠”到吴大澂的“虎”……泰山，用满山的石头，做了书写文字的纸张。

这些刻在泰山上的文字，有的气宇轩昂，有的敛衽收襟，有的灵机妙论，有的坦荡无遮，不一而足。岁月如流，千百年来，人们挥毫书丹不止，斧凿刀刻不息，以泰山木石为纸，让泰山躯体成书，把无言无语的巍巍泰山，“写”成了一部史书。

李斯的泰山刻石，不仅是在泰山身上刻下的较早的文字，也是极其珍贵的秦代历史资料。前半部分叙述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申明法令，充分利用法律来保护国家的各项制度；后半部分则记录了李斯随同秦二世出巡时，上书请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诏书的情况。除了文字内容，这块刻石的小篆书体，还成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“书同文，车同轨，量同衡，行同伦”的有力佐证。

我本是一个不太爱看自然风景的人，总觉得风景处处，大苏雷同，无非是奇松怪石、岩泉飞瀑、花燃柳曳等等。然而，在泰山，一块天然的石头，被刻上了字，便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它从此有了文化的力量。

红门是泰山登山起点，这里有一巨大石碑，上刻“登高必自”四个大字。研究者说是青州郡王朱载堉所书。登高必自，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，一指是从泰山脚下往上“登高”，必须要“自”此经过；二是“登高必自卑”的简写，是指登高需从低处起步。然而我初见此碑，油然而生的第一想法，却是“登高之事必须要自己亲自为之”，还专门指着“自”字，让朋友帮忙拍照留念。

登山起点处又有一石坊，横额书丹“孔子登临处”。孔子是否于此登临，已不可考，但古藤掩映、绿树婆娑中，典雅端庄的石刻牌坊洋溢着人文气息，让人恍见孔子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豪迈。

泰山，作为一座圣山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。其实论数量，描绘赞颂泰山风景的刻石应该最多。

历下苏容德、刘芳桂镌立的“肤寸升云”、天津宁世元书写的“既雨晴亦佳”、锡山嵇贻书写的“人间天上”、禹州马起予书写的“曲径通霄”，还有很多没有落款的石刻，如“通幽”“天衢”等等，不胜枚举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同登泰山，同立刻石，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自身的独到体会，赞颂了泰山的独有胜境，成为对名胜泰山的缤纷阐释。

行走在泰山之中，游人络绎，欢声在耳。然而，一种惆怅却不时袭上我的心头。和路旁巨大的山石相比，人的生命是多么渺小，多么短暂。可能正因如此，从古至今，人们便刻字入石，以期让短暂的生命附着在相对的永恒中，让人类的精神绵延传递。

泰山还有一些石刻，本不在此山，却被搬运过来，陈列此山。是借泰山增色，还是为泰山增色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？这些石刻，存放于岱庙的《衡方碑》《张迁碑》可做代表。《衡方碑》是学生朱登等颂扬自己老师兢兢业业、夙夕为民、德义为先的人品与功德。《张迁碑》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，铭文书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、张良、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。这些碑刻于今观之，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亦有很高的书法价值。古代为人树碑立传，自是旌表碑主人功德，这一扬善启后的传统，一直流传至今，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。

我放弃缆车，选择步行上山。从那几千层盘旋曲折的台阶一步步走来，我双腿直哆嗦，两膝不由自主地几欲跪下。这并非单纯的筋骨劳累，更有一种莫名的敬畏——泰山海拔并不算高，它的地位却有万仞之高。

没去过泰山的人最想看、去过泰山的人最不能忘的，一定是“五岳独尊”这四个大字。“五岳独尊”可谓泰山众多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，已成为泰山的标识，并被设计进人民币背景图案。这四个正楷字，系清光绪丁未年（公元1907年）由泰安府宗室玉书书写的。“五岳独尊”这四个字作为泰山的称号，高度概括了泰山的历史地位、文化地位。它和旁边的“昂头天外”以及山上的“第一山”“雄峙天东”等其他刻石，共同彰显出雄伟的气魄。

泰山的石刻约有两千处。有人说，泰山，是一座中国书法艺术的博物馆，我觉得不错，但不够全面。我觉得泰山是一部书，一部大书，不仅书写着中国书法史、文学史，更书写着中华民族的风俗史、文化史……

（摘自2024年1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